



# 巴山亲戚

□ 向求伟

这儿可能算得上大巴山腹地了，早年名曰巴山区，现在叫做巴山镇，离城口县城100多里路，离陕南的镇坪、岚皋却只有几十里，翻过界梁就是。一条任河在山里东绕西绕，绕到这儿就出县了、出省了。我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从江城万州来到这儿，70年代在这里成家，成了巴山的女婿。

这儿当时有一万多人人口，80%以上不姓陈就姓冉，外姓人少得很，睁眼见面全是转弯抹角的亲戚。我妻子姓陈，辈分在陈氏家族里中等偏低。陈、冉两姓打了几辈人的亲家，辈分不乱，门当户对，其间掉换亲、娃娃亲、对门亲有的是。真的叫门当户对啊，你的门挡不住风寒，我的户遮不住雨雪，大家都穷得叮当响，条件对等，开个亲通个婚谁也不亏欠谁。

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找生产队借了点种子粮，加上两大撮箕红苕，到粮站供销社买了点菜油、猪肉和烟酒，就草草办了喜事。来送情吃酒的有数十人，一位姓陈的高山农民，依辈分该叫他哥哥的，挂礼簿时写了个“面饼一封”，吃了饭便匆匆离去。后来清理礼物时，才发现陈哥送的哪是什么面饼啊，是用红纸包着的十块萝卜片！

不过也没人怪他，那时巴山人全都穷呀。高山人家不必说了，以包谷洋芋红苕“三大坨”度日，不知“回米”（大米）为何物。我们河谷地带好歹有几块稻田，每年打的谷子全部交了公粮，只留一点在过年时能吃到一顿白米饭。机关上吃商品粮的脱产干部，对不起，也是麦面芭米，也只不过每人供应两斤回米。

依我们“读书人”看来，巴山山高林密，禽飞兽走，水草丰美，物产众多，明摆着一个“聚宝盆”呀，怎么祖祖辈辈穷得这样厉害？不光我们这些山外来人纳闷，连山里人也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年眼见得陈家冉家那些糊得鼻子眼睛都认不出来的光屁股娃娃，一堆一堆地在灰坑边爬，居然不知不觉地长大了。有些人进了学校，读了书，起先是只图认得到钱、认得到秤、认得到自己的名字，可接着读着来了兴趣，有少数“机灵点的”还考上了高中，读上了大学！根深蒂固的亲戚圈，在一个叫做“知识”的部位打开了突破口，后来和接下来的后来就一发而不可收了，仿佛这大山深处开始透进了光线，山里人眼里和心里都亮堂起来。

后来我调回了万州，但庞大的亲戚

群大都还在巴山。有个妻侄儿考上了万州一所中专学校，课余时间由我们“代管”，学习提高后也有不错的就业机会给他，可这娃娃要心大呀，不认真读书。他父母一气之下又将他送到部队上。噢，这一招还真管用，革命大熔炉把一块毛铁炼成了钢，后来他回到巴山创业，在巴山电站工地当上了运输队队长。

说起这巴山电站，那可不是一般的农村小水利工程。电站最大坝高155米，总蓄水库容3.154亿立方米，平均发电量4.498亿千瓦时，是全国首座折线型面板堆石坝电站哩！电站修在巴山镇，可算是将这大巴山窝远处彻底搅醒了。巴山的陈姓人冉姓人外姓人，还有远处坪坝的人县城的人四川的人陕西的人，都呼隆呼隆地到这儿干活来了、修房来了、开店办企业来了，一时间把个巴山镇弄得热闹异常。库区蓄水淹没的高山野地，原先可是又瘦又薄又陡的峭壁荒坡，溜石皮皮呀，在石缝里种几棵庄稼也是天收一半人收一半，没多少利用价值。这下可好，国家修电站征用了林地，连同那些风雨无阻的茅草屋石瓦屋，赔偿了山民从来没见过的那么多钱，还组织农户搬下了山，在坝区建起了一条街两条街三

条街……

家乡修起了大水库，公路通了好几条，还要修高速，交通也方便了，挣钱的门路多得很，好多我同辈的、下辈的在沿海一带打工的亲戚，都卷起被盖呼啦啦地回来了。我有个侄女婿，下海下得早，在东莞开了一家皮带厂，吸引了大批巴山舅子老表去到他那里打工。后来这些人说不搞了，因为巴山兴起了大工程，交通配了套，还要搞旅游，家门口都能赚到钱了，回去又守老婆又带孩子又挣钱，沟里放牛两头吃，多好的事情！

问题还不止于此。巴山的亲戚太多了，过去了这么些年，后人们一茬一茬地长大了，到县城读书啊，买房啊；到万州读书啊，买房啊；到重庆读书啊，买房啊……一年一年，接连不断地有人来。

祖祖辈辈贫穷的日子大家都一起过来了，现在日子都好过了，又凑到城里来打个培养个老带个儿孙，享享改革开放脱贫致富带来的甜蜜果实，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哦，对了，那年来吃酒送“萝卜面饼”的陈哥，他的后人已经在万州给他买了一幢临江的花园洋房，上半辈子没见过长江的人，如今天天坐在阳台上，望着江水眯缝着眼老花镜养神哩！

# 跟自己讲和

□ 尹明善

我的人际关系还好，没有死对头，老有所慰。惟有一个死对头是自家，老有余怒。

青壮年时我处逆境，滋生逆反心理。幸亏我爱读书，懂得了自省自律，所以我不反他人，不反社会，只忤逆自己；悔恨过往，不满当下，苛求未来，总爱跟自己过不去。

## 悔恨过往

13岁逢土改，老娘和我净身出户。泱泱世界，小无所依，小无所恃，沿街叫卖缝衣针来养活自己、养活老娘。苦力求生好难，也好恨自个儿投胎在地主家。青壮年时出色出众，却挨批判，受处分，坠入地狱。更恨出身不好这条根（我甚至忌讳《把根留住》这首歌，不唱不听）。那时恨自己恨到捶胸顿足，抓发掐股，深夜里躲到荒野地大嚎大哭。

改革开放后不再计较出身了，我的悔恨少了许多，但积重难返。比如我还悔恨年轻时为什么不专攻一门学问，到头来门门懂，样样稀。悔恨似千蜂蜇面，如万虫噬心，既羞人又伤神，好几次恨不得灭了自已。

## 不满当下

处逆境自然不满现状，处顺境我有时也对自己的现状不满，为了追求完美。

老家伙童团演出队，跳舞我是男一号，可老学不会扭脖子，气得我把自己的颈项都掐肿过。高中学俄语成绩优异，性格格不在话下，可弹音发不好，恨得想咬掉自个儿舌头。上世纪八十年代，阴差阳错当上英语教研组长，读写尚佳，却听说木讷，真个没脸没皮。九十年代企业中马马虎虎的员工不少，产品很难做到精益求精，令我唇焦口燥呼不得。子女还好，但未成大器，错在为父，归来倚杖自叹息。

这山望着那山高，不满当下，到手的成功会被自己贬损，到手的幸福会被自己辱没。

## 苛求未来

未来美好，人人朝思暮想。可我的未来被我的高要求压得喘不过气。

小时候读武侠小说入迷，看到谁会十八般武艺，我就发狠要学学十九般武艺。少年时读到有大师会八国语言，我就发誓长大要会九国十国的。高中时人家渴望升北大清华，我却深想保送留苏（那时没有哈佛耶鲁之说）。人说《红楼梦》里写了六百多位人物，《战争与和平》写了八百多位，我赌自己的传世之作人物上千。年度世界500强之首的通用电气老大伊斯梅尔，我曾有幸在央视和他同台作嘉宾，竟苛求自己的企业哪天赶上他的。我过度奢望的未来，从未成真，一直是梦。

## 跟自己讲和

不放过自己的人，包括我，下场很惨：

败，自个儿苦；成，自个儿也苦。这是何苦？

世上无敌人，斗自家何苦？

世上无完人，责自家何苦？

何苦！

改革开放后社会宽松，慢慢抚平了我的创伤，渐渐平息了我的戾气。我开始放过自己。不再悔恨自己的过往，覆水难收，江流不回，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再嫌弃自己的当下，少挑剔多观花，发现自个儿还真不差。不再苛求自己的未来，人生路上有太多的不可抗力，自己尽了力就行。我慢慢跟自己讲和，虽说晚了些、慢了点，内心世界终归风轻云淡。居然还跟自己日久生情了，有趣。

人都有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或你或他，或短或长。朋友，你也跟自己讲和吧。与自己和睦相处、和蔼可亲多好！跟自己和衷共济、和风丽日多美！



# 母城一角

□ 黎 贇

夕阳落幕，漫步在渝中母城的大街小巷，市井烟火气弥漫周身，日常的琐碎被一一收入囊中。惬意走在小道上，观看着，聆听着，在人海中穿梭，真切感受着这一方水土的魅力。

夜晚的城市，灯光熠熠。从通远门进入，沿着历史的脉络，来到昔日的城墙上，只见三五老人散坐在亭下谈笑风生，我站在被红色栅栏围住的金汤钟旁，遥想当年金戈铁马，不觉慨然。1644年，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率领60万大军围攻重庆时，可曾料想到如今的祥和安然？历史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如今只剩下残破的遗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将其一一诉说。

从城墙而下，沿着金汤街、领事巷，再顺着马蹄街往下，便来到了山城步道。顺着步道而上，一片灯火辉煌，沿路挂满了红红的灯笼，真如那“天上的街市”。1938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来到重庆，居住在山城步道旁的巷弄——渝中区天官府8号。他广泛发动文化力量，积极宣传抗日。“皖南事变”后，郭沫若愈加忧心忡忡，满目荒凉谁可语？唯有拿起笔战斗。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他连续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以古讽今，试图以此鼓舞民众，激励斗志。如今那“爆炸了吧，爆炸了吧”仍如雷贯耳，久久回荡。回望一路走来的山城步道，我想当时居住在此地的郭沫若定然见到了那闪着无数明星的美丽街市，如星星之火般耀眼明亮。而他作为那街

市的点灯人，默默照亮革命人前行的路，如那无言的斑斓灯笼，在朦胧的夜间释放自己的光华，温暖着攀登而上的行者。

走过山城步道，前面便是重庆自来水厂旧址。旧时重庆由于地势陡峭，取水十分困难，挑水夫全凭人力，从江里挑来水卖给居民。1927年，重庆商埠督办公署，为解市民用水及防火之需，决定筹建重庆第一座自来水厂，厂址选在渝城高点打枪坝，工程由“中国水电第一代人”祝西恒总设计。1929年2月起，打枪坝水厂和配套工程相继动工，由大溪沟建泵站，把嘉陵江的水抽到打枪坝，在打枪坝设立制水区，再经南、中、北三条管道将水送至城内各处。1932年，水厂及水塔建成，并试行向城区供水。1934年2月实行正式供水，从而结束了重庆城靠挑水过活的日子。当年，在吃水紧张的老重庆，是挑水夫挑起了重担，扛起了历史的重任。如今，挑水夫行业已然消失，但历史会永远记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慢慢走近自来水厂旧址，远远还能见到水厂纪念塔的塔顶，熠熠生光，在一片黑压压的建筑群中独树一帜，辉映了一片天空。

从旧址走出来，突然闯入闹市，小童的嬉闹声一下把我拉回现实。眼见周围，一群小孩儿围坐在石凳上玩着游戏，一言一语，趣趣十足。旁边的夜宵小摊贩吆喝着生意，而店里坐着的大哥们正在喝酒划拳，好不热闹。前面，一群阿姨不知又在闲聊哪家的八卦趣事，笑得直弯腰。还有遛狗的大

叔、卖花的阿婆、背着旅行包的游人，和漫步在这条老街上的我擦肩而过。

这里，虽然只是渝中母城的小小一角，但其中隐匿的历史脉络却是如此纵深，鲜活的市井生活背后是地地道道的重庆味儿，如风如花，生生不息。



步道一角

王加喜 摄

# 汉字笔墨卷（组章）

□ 杨 翠

## 江山如画

一笔画出江山。绿水绕梁，潺潺涓涓，风和日丽，国泰民安。

旷野。一张书桌很长很长，缓缓摊开一幅画卷来。

我站在画卷里，看古今之人，用爱国的元素丈量它的尺寸，陆地960万平方公里，海洋470万平方公里。

56个民族行走在画卷里，用他们各自的脚印丈量生命开放的色彩。

有的人开出的是一朵高贵的灵魂，有的人开出的是一支奋进的曲子，有的人开出高山仰止的人格，有的人也默默无闻地开着自家后院的花香。

画卷一层又一层地泼着上下五千年的墨迹。沧桑，厚重。

风从画卷的远古吹来，从金戈铁马声吹来，从历史更迭中吹来，从共和的五星红旗上吹来。听河流绕过一座座山石的声音，改道，断流，河水总归闯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河水一直从画的尽头流来，又消失在画卷的边沿。大海总是一片蔚蓝，海鸟勾出画卷的维度。

南海在画里动了一动，整幅画卷也有节奏地动了一动。一只海鸟如剑，俯冲向远方，一艘船仓惶避让。诸多群岛上飘扬着五星红旗，在画卷里，是多么的美呀。

万里长城在画卷里是残缺的，也是雄壮的。是画里的历史，记录着江山的沧桑，更迭

的褶皱。从嘉峪关至鸭绿江畔，每一堵城墙镌刻的故事都可歌可泣。

黄河流给画卷染上最亲切的颜色——黄。黄皮肤黑眼睛是世上最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是画卷最美的色彩。

这最智慧的人是黄河养育的儿女呀。母亲的温良贤德，画卷的东方似乎更加明亮。

画卷还在徐徐打开，谷穗饱满地立在地里，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

齿轮飞速地旋转，未来在画卷的另一面。江山美，如画美。

长歌、短句，《二十四史》乃是江山如画题拔的壮丽诗行。

## 脊梁曲

一幅人物行走的活画，挂在民族的史册里。1919—2020年，画卷在缓缓加幅，每一个行走在画卷的人都曾为民族的崛起鞠躬尽瘁。

一群穿着宽大短袖白布衫，黑色长裙的女学生，穿着黑色中山服的男学生在画卷高喊口号。“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的横幅，把画里口号的声音还原出一个世纪的呐喊。

一艘红船停在南湖的湖心。这无声的烟波见证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天空的霞光把画卷染红，那是黎明的曙光，是朝阳，更是血雨腥风的较量。

摇动的五星红旗，能听到画卷里土地上胜利的欢呼。倒下去的英雄按着时间的年

月，微笑着行走在他们革命的地方；场景画中的画，由远及近，又由近退远。那些身影伟岸，那些故事可歌可泣。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画卷又展开来。罗布泊，死亡之海，希望之城。他们，她们，用生命，用青春，用自力更生，换来释放民族自尊的蘑菇云。

楼兰，楼兰的遗址立在蘑菇云的西北角，衬出画卷历史的空灵感。

古丝绸之路，遥远，沧桑。新丝绸之路在画卷里像飘带，舞出一条东方的巨龙冲出画卷之外。

改革的画卷在打开。安徽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按下红手印的画面，永远记录在了改革行走的画卷中。

那沉甸甸的稻子，一片接一片。

玉米挂在房梁上，大豆架在树杆上，汗水滴在土地上。

齿轮转动在厂子里，马达声响。好不热闹的景象。

庚子年春。新冠疫情。14亿中华儿女同静避。一场生死保卫战，让画卷添了悲苦，也添了团结必胜的力量。

一座一座空城。一个一个请愿的手印。一群一群忙碌的背影。打湿了正在摊开的画卷。一百年来，从画卷走过的人，给画卷增色的人，为画卷献身的人，让中华民族站起更走向辉煌的人，他们，她们，都是民族的脊梁。

民族复兴不是梦。决胜小康的宏图也会使画卷更加亮色。

## 春种图

春种。在春风里勾勒出素描的线条。以村落里陆续的晨起声为基点，以村头通往远处的机耕道为纵轴，以错落的层层梯田为横轴，以视线远方的夕阳为边界。一幅动态春种图从三月的惊蛰后开始。

几只鸭嘎嘎地走出竹林，扑通扑通打破池塘一夜寂静。然后，鸡鸣、狗吠、猪拱，丫丫哭喊，柴火燃，风箱响。村庄在春天里醒来。老汉扛着犁头，牵着老黄牛，把耕的第一个镜头从村东口一直拉长到村西头。凉汪汪的水田被犁出半壁江山的粗线条。

布景的东方，一轮红日暖在冬眠后的泥背上，给素景着色。田埂一半暗一半亮，草露一半挂叶尖一半滴落土里，老牛的背一半黄一半灰，犁过的水田一半深一半浅。土地一半繁忙一半赋闲。

孕育的疼在醒来的春天发出呐喊。桑树、梨树、桃树、李树、杏树、花椒树……风吹过，颤抖着孕育的枝条低声轻吟。田埂边桑枝发芽，院门口花椒树长出新叶，满山坡桃花红李杏花白。

上色的春，日上竿竿。老汉在水田里弄出两行方格，锄头掏，平板耢，插上拱型竹条。撒土承载生命的谷种，覆盖上薄膜。等着时间成熟，谷种发芽，勾画的素描在田里长出绿苗。

春疼，春醒。春种开始在村庄拉开序幕。

# 玉米疯长

□ 谢子清

五月是最好的温床  
一大片河滩地上  
玉米正在疯长

一株跑赢另外一株  
但更多的追赶很快跟上来  
成熟才是一段旅途的终点

这是城市边缘的河滩地  
泥土黝黑而湿润  
乡村的味道还来不及走散

本来城市是生产楼房的  
同时生产公园、广场  
庄稼是旧年的事

庄稼人一般不在城里  
即使在城里  
也早已改弦易帜

那些捏过锄头的手  
不得不对扫帚、砖刀  
甚至锅碗瓢盆爆发温情

在城市看见一片玉米疯长  
仿佛看到骨子里的亲切  
和我改不掉的合时宜